

非詩辨妄
繫齋毛詩經筵講義

非詩辨妄

周孚著

王雲五主編

蠹書集成初編

非詩辨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壽嚴

G 一六六一上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楊靜軒 徐壽齡 廠)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非詩辨妄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序

周子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卽六經之詩。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之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爲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余者哉。然余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爲一卷。

非詩辨妄

宋周孚信道著

鄭子曰。漢之言詩者。三家耳。毛公。趙人。最後出。不爲當時所取信。乃詭誕其說。稱其書傳之子夏。蓋本論語所謂。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非曰。斯言也。仲尼亦嘗以稱子貢矣。然先儒不以詩爲子貢敍者。蓋賜不傳詩也。彼商其自傳詩耳。不係乎仲尼之稱也。

鄭子曰。設若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返出於趙也。序旣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

非曰。仲尼沒。子夏設教於西河之上。西河。魏境也。趙。魏鄰也。餘波能及。自魏而趙。理或有之。若以毛公非魯人而疑之。則韓嬰。韓人也。豈躬受教於洙泗者乎。若之何右韓而左毛也。

鄭子曰。鄭康成生東漢之末。又爲詩箋。本毛氏。以毛公先爲北海相。康成。北海人。故傳所書。

非曰。康成自箋詩耳。何預北海相事耶。

鄭子曰。據六亡詩。明言有其義而亡其辭。何得是秦火前人語。裳裳者華。古之仕者世祿。則知非三代之語。

非曰。鄭子之所疑者。似矣。而說非也。吾以爲不若蘇子之言曰。是詩也。言是事也。昔孔氏之遺說也。其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夫學經而不辨乎真僞。是徒學也。鄭子疑毛氏之所序。衛宏之所集錄。而併廢子夏之序。是猶怒於室而色於市也。其可乎。

鄭子曰。釋詩者。於一篇之義。不得無總敍。故樵詩傳亦皆有敍焉。

非曰。仲尼之作春秋也。始於其祖之所追聞。蓋以千歲之後。言千歲之前。雖仲尼猶以爲難。而鄭子乃能之。則是其智過于仲尼也。就使能之。亦不過隨文附會之學。吾不欲觀之久矣。

鄭子曰。易有象象。皆出仲尼之後。往往戰國時人作。象自一家。象自一家耳。故左氏書無象象之文。

非曰。孔子之述象象也。蓋自爲一篇。題其首曰象曰象也。其初無象曰象曰之文。而後之學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象曰象曰別之。然孔子所謂象者。蓋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小大其大象指八卦。震爲雷。巽爲風之類是也。其小象指一爻。如潛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謂已所述者爲象象也。而近世學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爲象象。不可不辨也。蘇子之說云爾。然則謂孔子贊易之言爲象象者。漢魏以來學者之過也。鄭子不歸其失於學者。而致於聖人。是敬路人而悖父兄也。知理者固如是乎。

鄭子曰。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非曰。斯言也。非六經之福也。鄭子之爲此言。忍乎。

鄭子曰。惜乎。三家之詩。不並傳於世矣。齊魯二家斷亡矣。不知韓氏世有傳者乎。

非曰。蘇子於十月之交。以爲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於縣自土沮漆。以爲齊詩。土作杜。則齊韓之詩。蘇子聞見之矣。然卒不敢廢詩序者。慎之至也。鄭子未見齊韓。而遽棄毛氏。不幾於邯鄲之學步者乎。宜其誕以惑人也。

鄭子曰。漢人尙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義也。但以妄誕之故。故爲時人所鄙。

非曰。取其義而棄其書。先儒之於人。恐不如是之澆薄也。

鄭子曰。關雎言后妃。便無義。三代之後。天子之耦曰皇后。太子之耦曰妃。奈何合後世二人之號。而以爲古一人也。

非曰。后妃云者。猶古語所謂君王云爾。不必以君爲諸侯。王爲天子也。

鄭子曰。以茱萸爲婦人樂有子者。據茱萸詩中。全無樂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蓋書生之說。例是求義以爲所。此語不徒然也。故以爲樂有子爾。且茱萸之作。與采之也。如後人之采菱則爲采菱之詩。采藕則爲采藕詩。以述一時所采之興爾。何它義哉。

非曰。茱萸。車前也。釋爾雅者。言其子主婦人之難產者。婦人以樂有子。故欲預蓄此以禦疾爾。且茱萸非常用之物。人何事而采之。奈何以爲述一時之興哉。大抵鄭子之學。其於物理所以異於毛鄭者。以其信本草而非爾雅也。吾之於書。則求其是而已矣。豈以異於先儒爲功乎。

鄭子曰。衛本紂都。周得天下。以爲衛國。而黎乃商之侯國。今潞州黎城是。周時且無黎也。何得於此有寓衛之黎侯。

非曰。按左氏傳。晉數赤狄潞氏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安得周無黎侯。

鄭子曰。大東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鄭以爲一星爾。夫太白不見西方。何得爲一星。以此見其不識天文。

非曰。蘇子以爲譚人之疲辭也。其意若曰。東則太白。西則太白。以喻王百役之皆取於譚也。而鄭子乃於中求正義。宜乎其惑也。

鄭子曰。夫學詩者。正欲識鳥獸草木之名耳。

非曰。吾嘗聞仲尼之言詩矣。其義恐不止於是也。

鄭子曰。有鶴在林。鶴非食魚鳥。隰有荷華。荷華木芙蓉也。

非曰。吾嘗詢於野人。鶴食魚。荷華今之旱蓮也。江南所在有之。爾雅下溼曰隰。

鄭子曰。按獨斷下篇。宗廟所歌詩。名於維清曰。秦氏樂象者之所歌。則如今叙中所言奏象武者。奏實秦字。衛宏錯認之爾。

非曰。是說也。吾所不喻。設曰。維清。秦象武也。何義乎。

鄭子曰。凡制文字。必依形依象而立。風雅頌皆聲。無形與象。故無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風本風雨之

風雅本鳥鵲之鳴。頌本頌容之容。奈何敍詩者。於借字之中求義也。

非曰。風雅頌之名。其來久矣。非仲尼之所自立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使止借字而無義。則胡不以風爲雅。雅爲頌乎。惟其不可不分。則風雅頌之名。必有義焉。其義謂何。曰。言一國之事。謂之風。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

鄭子曰。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後學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

非曰。此古人目睫之喻也。

鄭子曰。周有四伯。周公治洛。實伯江漢之東國。召伯治岐。實伯江漢之西國。韓爲北伯。主北以西國。齊爲東伯。主東以北國。

非曰。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周之所以統諸侯者。止聞有二公爾。不聞其有四伯也。

鄭子曰。螽斯者。取二字以命篇爾。實無義也。言螽斯斯者。謂螽之此羽耳。何得謂螽斯爲一物名。

非曰。詩有以斯爲辭者。如菀彼柳斯。弁彼鸞斯。是也。而以訓螽斯。則不可。蓋螽斯。或謂之斯螽。豳詩曰。五月斯螽動股。

鄭子曰。何彼襮矣。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不知王姬不嫁諸侯。嫁何人。

非曰。鄭忽之辭婚也。曰。齊大非我耦也。古者。婚姻之禮。必國偶而後敢娶。天子非諸侯之所可偶也。故

曰下嫁。

鄭子曰：幸哉！凱風詩也。其詩若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定爲莊姜之詩無疑也。

非曰：使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亦不可以爲莊姜詩。蓋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非州吁之所爲詩也。

鄭子曰：簡兮實美君子能射御歌舞，何得爲刺詩。

非曰：信如鄭子之說，則吾將奪之曰：簡兮，思賢也。蓋不用傳註，以私意而度詩，則何所不可。

鄭子曰：牆有茨，言淫亂，故以爲公子頑也。

非曰：衛詩之言淫亂者多矣，何獨以此爲公子頑。

鄭子曰：河廣、衛風而言誰謂宋遠，跋予望之，故以爲宋襄公之出母作也。

非曰：不謂宋人寓於衛而思宋之詩，而獨以爲襄公之母，蓋古之傳詩者此說爾，而毛公承之耳。讀書

而不考其義，雖多亦奚以爲。

鄭子曰：言王黍離者，亦猶言衛淇澳、豳七月也。王城，卽東周也。豳國七篇，關中人風土之歌也。王國十篇，

洛人風土之歌也。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乎？以爲黍離爲降國風，何理哉。

非曰：衛、陳、齊、鄭，國名也，故可以冠詩。王豈國名哉？周謂東都爲洛邑，果如鄭子之說，則曰洛黍離，不宜

曰王黍離。夫王至尊之稱也，以至尊之稱，而下雜於諸國之間，非降而何？若曰：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則宋也、魯也、蔡也，皆諸侯之豪傑也，而詩不著其風，鄭子於此，亦將強通之耶。

鄭子曰。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唯魏檜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敍是春秋前人作。豈得無所一言。

非曰。檜爲鄭桓公所滅。其事在春秋前。自季子聽樂而檜已無譏矣。況於子夏之時。相去數百年之久。其理雖可推。而其世不可知。其理可推。則序其所以作詩之故。其世不可知。則不指名其人。慎之至也。楊雄氏有言曰。書之不備過半矣。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此檜詩序之說也。何必漢儒然後不知其世哉。魏卽晉也。當從蘇子說。

鄭子曰。宛邱東門之粉刺幽公。衡門謂刺僖公。幽僖之迹。無所據見。作敍者但本諡法而言之。

非曰。安知立諡者。不本其行事而後諡之耶。且十二公之間。獨以是二君。則其說必有所授之矣。

鄭子曰。靈公淫夏姬。此其顯顯者。故以爲言。此據迹而言。

非曰。諡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公之行應諡矣。使其迹不著。則鄭子又將以幽僖之說難之矣。靈公之行應諡。則幽僖之諡。安知其不本迹也。幽僖之與行合。則詩序不爲妄言也。

鄭子曰。彼以候人爲刺共公。共公之前。則昭公也。故以蜉蝣爲刺昭公。昭公之寔無其迹。但不幸代次迫於共公。故爲衛宏所眞。

非曰。向日作序者。有可經據。則指言其人。無可經據。則言其意。從鄭子之說。則凡指言其人者。必其有可迹據也。今無經據。而又指言其人矣。鄭子患其不通也。故又爲是世次之說。是其意必欲盡廢詩敍。

而不顧其自相抵牾也。夫兩學之相攻，猶訟也。理直者，一言而是。理曲者，委曲蓋庇，而迹愈彰。鄭子之說，訟而理曲者也。

鄭子曰：詩人之言，燕饗無別。其言燕猶飲也。說者當有分別，而作敍者不識燕饗異儀，但徇詩爾。非曰：此以禮訓詩也。向曰：鄭所以不如毛者，以其書生家太泥於三禮刑名度數。今鄭子復以禮訓詩，則康成得無辭乎？說詩言燕饗無別，而鄭子則分之。是於詩之外求義也。訓詩而不本詩，吾未見其能詩也。

鄭子曰：六亡詩，不曰六亡詩，而曰六笙詩。蓋歌主人必有辭，笙主竹，故不必辭也。但有其譜耳。

非曰：太史公曰：古者詩三千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今之詩皆可弦可歌也。絲竹之音，不宜有異，豈笙皆無辭，而弦詩皆有辭乎？然則如之何？當曰六亡詩，不當曰六笙詩。

鄭子曰：作敍者以陟岵之人，做南陔，故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非曰：使鄭子之言然，則華黍胡不擬楚茨，崇邱胡不擬節南山，白華與小雅之白華同，而獨以南陔做陟岵，是說也。吾欲問之。

鄭子曰：召〔明〕詩首章言〔明〕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爲題，更無他義。敍者曰：是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蕩是蕩蕩上帝者，謂天之蕩蕩然無涯也。故取蕩名篇，彼亦不知所出。

則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乖脫有如此者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節南山言家父作家父乃桓王時人當隱桓之時家父使魯自幽及桓蓋七十年何得家父復仕幽朝

非曰此歐陽子之棄說也何足以曉學者且魯有兩單伯安知周無兩家父乎

鄭子曰正月亦刺桓王詩故引古以喻曰赫赫宗周褒姒戚之且平王東遷於王城故以鎬京爲宗周

非曰戚則滅爾非寔滅也且其首章曰周之正夏之四月也桓王之事迹見於春秋四月而霜異之大者而春秋不紀之何耶以鎬京爲宗周蓋當時諸侯朝覲之辭爾非自平王而始也

鄭子曰繼桓王者莊王也按長歷莊王二年十月辛卯日食又春秋魯桓公十七年書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莊王二年歲在丙戌卽桓之十七年也此甚明白亦足以見平王之後其詩皆列雅亦足以見作敍者之謬

非曰春秋所書止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耳其不書日左氏以謂官失之也則十月之食自仲尼邱明已不知其日矣鄭子以長歷之故而信爲辛卯則是以杜預爲過於仲尼也其可乎且此詩所載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峩崩其異衆矣春秋略不一紀而獨書此日食何哉

鄭子曰十月之交言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向東都畿內地也凡卿士采邑必於天子畿內則知此詩不爲

西周詩矣。

非曰。今之輿地書。謂向屬同州。同州。漢之左馮翊。亦西周之畿內地也。鄭子之不從彼者。欲以成其爲莊王詩也。且桓之八年。以東都之向賜鄭。後十六年而莊王卽位。鄭子謂莊王二年。有皇父城向之事。則向屬於鄭十有七年矣。非皇父之所得都也。其所傳如此。殆難以廢先儒之說也。

鄭子曰。凡詩。皆取篇中之字以命題。雨無正。取篇之中義。故作叙者曰。雨無正。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此何等語哉。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何人斯言。維暴之云者。謂暴虐之人也。且二周畿內皆無暴邑。周何嘗有暴公。

非曰。蘇公。暴公。蓋外諸侯入而爲王卿士者。如虢。鄭武公之流。非畿內諸侯也。何以知之。曰。蘇。今之懷州。暴。自春秋以來屬鄭矣。

鄭子曰。或曰。柔桑。芮伯所作。而子不信。何也。曰。如蕩召〔明〕見於詩。明明如此。尙不可信。況此詩誰以爲然。

非曰。左氏傳。載秦繆公之言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鄭子曰。劉歆三統歷。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誤衛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

非曰。文王受命作周云者。猶曰。天命文王以興周云爾。非以受命爲稱王也。舜之受天命。孟軻氏言之。

詳矣。亦猶是也。謂其受命九年者。劉歆誤讀詩序故爾。非衛宏之過也。

鄭子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道中之葦。無踐之而後能成。以興兄弟不遠棄而後能親。

非曰葦之爲物微矣。以況兄弟。何義乎。且以爲比耶。興耶。以爲比。則不類。以爲興。則鄭子又以爲比也。爲詩而不知比興。適足以自惑也。

鄭子曰。毛鄭輩亦識理。

非曰。向曰村里陋儒。今曰識理。理非村里陋儒所能識也。

鄭子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每思淑女之時。或興見關雎在河之洲。或興感雎鳩在河之洲。雎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喻淑女不可致之義。何必以雎鳩而說淑女也。毛謂以喻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何理。

非曰。使止以雎鳩爲興。則曰。翩彼雎鳩。足矣。何必曰。關關雎鳩。有取於和而摯也。且其言曰。設若興見鶯鶴。則言鶯鶴。興見鶯鳬。則言鶯鳬。蓋其所學止於此爾。若如是。則吾何誅焉。

鄭子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此婦人急於成婦功之詩也。鄭以謂喻女在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此何等語。

非曰。此歐陽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孔子教人學詩者。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